

漢書

五

列傳

荆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楚元王

季布

欒布

田叔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德向歆 燕靈王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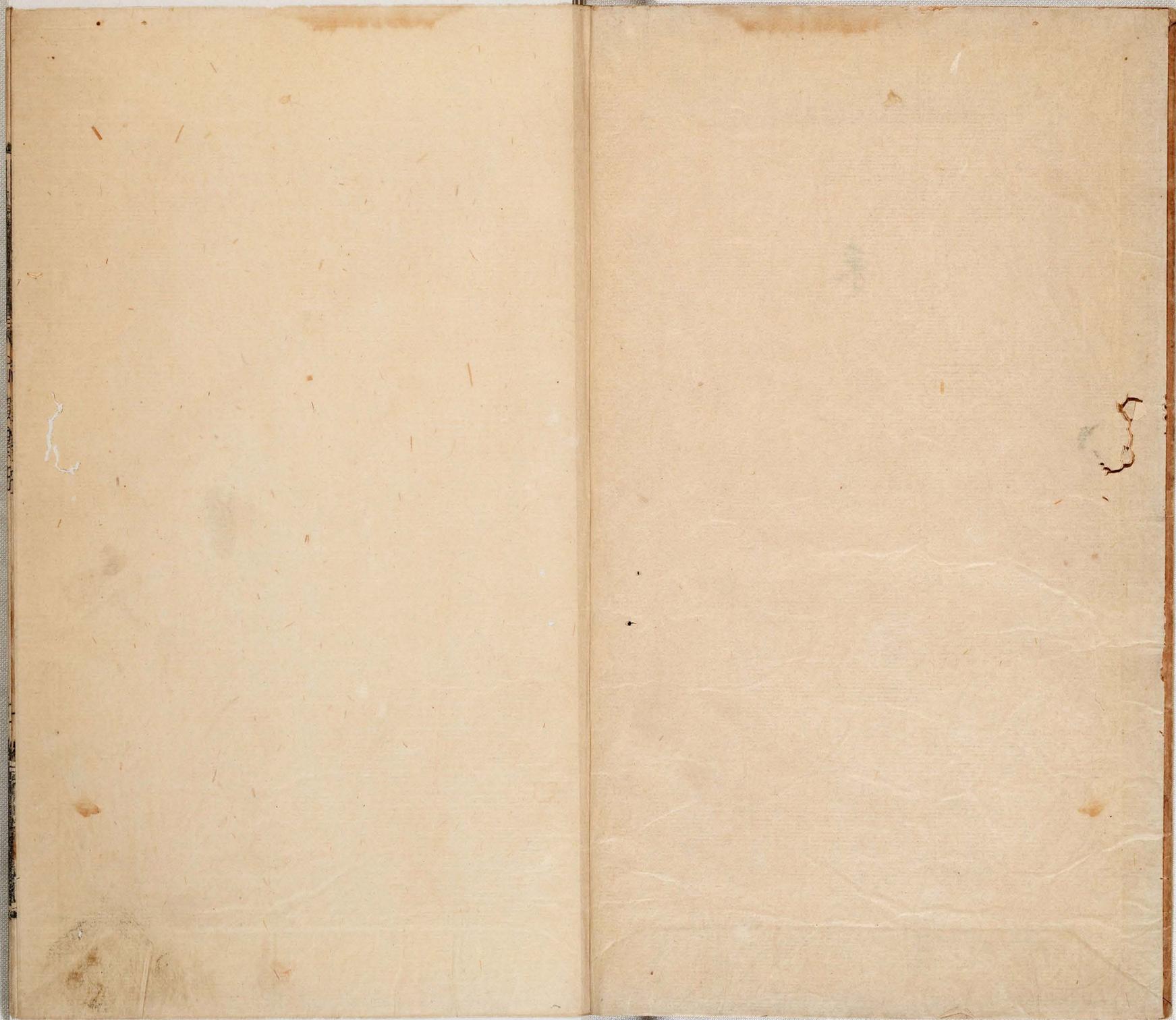
蕭何

曹參

共三十六

0932	貴	年
3	重	月
17	書	日
佛教大學藏書		
第	302897	号





荆燕吳傳第五

班固

漢書三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

別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

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國也塞音先代反

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

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曰倉廩芻藁之屬

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恃以自安固漢王

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入間招楚

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

共尉楚懷王柱國共敖子也見高紀五年

史記荆燕世家二十
一淮東下有五十
二城高祖弟之為
楚王王淮西三千
六城因立子肥為
齊王
上有及擇子弟
可以為王者之詔
辭則叙所以立吏肥之由為佳矣班史於畧史遷之文深哉

校中張沛下注也下
南平浙本並作張澤
沛澤或作釋沛
劉故曰按周勃傳
者令張釋論告顏
臣曰荆燕世家云張
澤今亦作釋未知孰
是然則此宜作擇沛
矣但擇澤二字不
知何從後云今澤最
幸疑沛是字釋
其名也
史記注瑣曰高祖共
推穀高祖征伐成
帝業推正也也亦
係曰推制素也推
女素心奉推高祖

英布兵皆會後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尉死以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音竹刃反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魯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游之資以畫奸澤師古曰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畫王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澤大說之

師古曰說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入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敖如淳曰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也具供具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延屏入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

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后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師古曰難發其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

取天下義推穀
欲前進塗塗也推
音昌誰反

融至 盧維特
有注

史記喜下有去
字

須作頰

劉頰曰由信紀元
年王請呂七年立
劉澤與信不同
說在章

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太后
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
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
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
卿千金師古曰千斤之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
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報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
大將軍獨此尚觖望師古曰觖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
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
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
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

李德曰跳他形反
脫獨去也又音僻
謂疾去也

跳驅至長安 奇王

乃奇之家王莫之
于高王王傳

宋祁云浙本注文
始字下有說字

本始作說

宋神曰九年當作
二十六年 史記年
表漢表皆同
與子女三人 卷
奇孝王將聞知
也王與子昆
弟為臣 師古曰

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諸王合謀西欲誅諸
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
長安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牛給琅邪王琅邪王馳見
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
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
此傳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
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奇曰本
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
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
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
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定
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

灌將軍
灌嬰也

齊王子肥
之弟王也

臣末也
枝也
郢人名也
而為兩字

蓋王室國傳三子
子女三人其子昆
弟者長是其一
故云昆弟也
曰子昆弟者昆
國之姊妹也昆
國其子及
其姊妹

高祖十二年
師高澤
認反黃氏
四十六高祖
澤多憤
宋神曰浙本殺
字上有所字
殺中李所字
云尔

高祖紀四年
如舊曰侯侯
氏年十五上
年六出賦
百二十九一
為洛庫
馬
高祖曰如
漢漢春秋
太子名賢字

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
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
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
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
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更始中為兵所
殺師古曰更始劉
聖公之年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
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雍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
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
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
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墳之師古曰悍勇也
墳音竹刃反諸子少師古

宋神曰故東陽郡鄆郡吳郡即賈曰封

曰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郡五十
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也
此下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語人
亦同師古曰既以封拜為事臣下皆知之故不
改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曰漢後五十年東
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
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
民吳有豫章郡銅山章昭曰此有豫字誤也即招致天
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師古曰提擲太子入見得侍皇
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博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
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於是遣

爭道
斬斬於荆
斬斬於荆
斬斬於荆
斬斬於荆

宋神曰四十
二年
二十二年

王曰膠西王卬

三年冬

楚王戊

元王子

大夫母

趙王

膠西王卬

王肥子

吳王濞

厚也不改過自新，廼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日公謂顯然為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言於服舍為姦，非宮中也。服舍君喪之失，聖室之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廼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也良實，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蓋以犬為喻也，言初飽糠，遂至食米也。鮑音食，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明也。魯有紮足，猶懼不見釋。紮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子將言應高，易就卦去吉九五，召童以詔字，曰同意相趨同氣，相與文勢也。

宋神曰：意德本，身下字有字。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也良實，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蓋以犬為喻也，言初飽糠，遂至食米也。鮑音食，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明也。魯有紮足，猶懼不見釋。紮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也良實，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蓋以犬為喻也，言初飽糠，遂至食米也。鮑音食，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明也。魯有紮足，猶懼不見釋。紮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也良實，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蓋以犬為喻也，言初飽糠，遂至食米也。鮑音食，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明也。魯有紮足，猶懼不見釋。紮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也良實，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蓋以犬為喻也，言初飽糠，遂至食米也。鮑音食，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明也。魯有紮足，猶懼不見釋。紮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也良實，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蓋以犬為喻也，言初飽糠，遂至食米也。鮑音食，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明也。魯有紮足，猶懼不見釋。紮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也良實，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蓋以犬為喻也，言初飽糠，遂至食米也。鮑音食，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明也。魯有紮足，猶懼不見釋。紮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也良實，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蓋以犬為喻也，言初飽糠，遂至食米也。鮑音食，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明也。魯有紮足，猶懼不見釋。紮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也良實，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蓋以犬為喻也，言初飽糠，遂至食米也。鮑音食，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明也。魯有紮足，猶懼不見釋。紮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宋神曰叛當作

楚王成

兩主吳王與與膠西王仰
王曰膠西王
歸報在子歸

奔軀以除患於天下師古曰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

曰師古曰瞿然無守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

耳安得不事師古曰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

奪諸侯師古曰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

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

聖人所以起也吳主內以朝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

洋天下師古曰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

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

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不亦可

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廼身自為使者師古

曰

行而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

不能為漢十二師古曰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

文穎曰王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

之太后也

廼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留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

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刑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

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留川濟南

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主後悔背約城守濟北主城壞

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主膠東王為渠

率師古曰與留川濟南共攻圍臨留趙主遂亦陰使劔

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盡發使行下

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

太后膠西王

承讓舍臣奉之

宋神曰當作

奇王奇李王

濟北志

膠西印

膠東雄渠

留川賢

濟南辟光

七國吳楚趙膠

東膠西留川

濟南

長沙王

宋神曰精字

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
 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
 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
 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
 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
 將不蒲故誘與之反也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
 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擊訊治以侵奪之為故孟康曰故
 事也師古曰言專以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
 侵辱諸侯為事業師古曰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
 曰人君者言諸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
 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欲舉兵誅之謹
 聞教敵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

王子長沙王子

三王厲王長三子
 淮南王安衡山賜
 兩北王勃
 宋神曰願臣已此
 當作以此位教
 作便報

劉奉書曰其作臣
 正天子下誤
 三王安賜勃

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
 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師古曰諸君又可得三十萬寡人
 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
 以此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者師古曰此說非也言
 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
 使報南越師古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
 也走音奏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
 為王者淮南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
 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
 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師古曰
 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
 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欲壹有所

出父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師古曰為此謂欲反也為音于為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一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

新詩漢東三十六將軍東方雷部榜陣雲者星之

宋林曰漸本適字下有過字

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未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鄴寄擊趙將軍藥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適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次下亦同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盎為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

梁壁 言梁春
王武也 文帝子
景帝第七子
英有傳

劉頌曰按世文有
西至雒陽失於剛
除又按大尉云吾
據前陽妙則塔
劇孟在雒陽
叙在雒陽下
宋神曰雒陽漸
作雒陽前已有
雒陽地當作雒
陽夏公理劉國善
疑顧未之景文所
又浙本亦則唯黃
可奪下手 世本
雒陽故云云

宗廟之 吳王弟 子德為宗正 師古曰德哀侯親戚使

至吳 師古曰以親戚之意諭說也 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

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盩來亦知其欲說笑而

應曰我以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盩而留軍中欲劫使

將盩不肯使又圍守且殺之盩得夜亡走梁 服慶曰梁

奔梁 蓋得 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 師古曰會兵

全 音張 師古曰意不自言 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

吾據滎陽 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 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

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

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
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 師古曰饗 使吳梁相敵
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
遂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
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屯奇道難以
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
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
此兵難以藉人 師古曰藉假也 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
多屯利害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
生患善師古曰蘇說非也 上言難以藉人人
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他利害謂分兵
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
漢 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

宋祁曰南本配作

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奔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孟東曰：行伍間，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為候，或為司馬地。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廼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

宋祁曰南本配作

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逐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此音必兼反。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反，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

宋祁曰臣文天祥
浙本作天子錢
文帝十二年有馬
生角於吳角在
耳前上獨右角
長三寸左角長
寸皆大二寸刻
以為馬不者生角
猶五不辛兵編
上星特兵王澤
封有四郡五千
餘城內懷驕恣
變見於天戒
早矣王不悔後
卒卒兵誅滅
五行志七卷中
下

宋祁曰上使告
當作上使人生

相弟言張尚之
楚王成相見楚
元王文信

隋東越高紀
秦三年後

亂天下幣如傳曰幣錢也以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
數請凜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
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留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
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
壟甚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
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
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
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師古曰置師古曰置敢
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
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

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
使使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
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李音曰相師乃
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
音走會下邑欲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
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
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廼與
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度淮走舟徒
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
啗東越師古曰啗音徒東越即給吳王師古曰吳王出
勞軍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蘇林曰縱

三王之圍奇臨也
寒奇孝王將圍也
春世曰三王深信也
膠東膠西與淄川南
南共國臨淄後膠西
膠東淄川三國各引
兵圍則世三國各引
南王之世初言四國共
圍奇又言三國各引
有誤三王言膠西
膠東淄川三王也
宋祁曰新本無之字

弓高侯解

太后初膠西群臣
諫王不用可哀哉
鄒將軍 鄒等

撞之音反盛其頭馳傳以聞師古曰傳反吳王太子駒亡走
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
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
下漢兵至膠西膠東淄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
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師古曰
曰罷讀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
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願當遣
王書韓類當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
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
反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
廼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

願當遣

宋祁曰以作已

須從事

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辭行對曰
今者朝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
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
聞錯已誅印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
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
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
謀也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
東淄川濟南王皆伏誅鄒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主
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
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故雖疏屬

集和也

宋祁曰注文恐其多
作忍心

宋祁曰中注言第
者漸本並作釋陽

夏不從偉誤作危
顏遂以重為邪累

劉頌曰紀田生諱欽
王利澤先說張卿

王諸言而後請王
澤是發於相重也

太史公作偉哉美
其有成班固作危

我謂其報難幸
成也然觀上言稱

孤者三世報危亦
是偉字後人不曉

改之
宋祁曰歐字上為
有賜

者不掩群故仁及
是然與與人愛惜命則一若願日輸一鹿使王包不慮吾類亦得善息何如王乃擄之曰汝庶王之

汝妻庶仍黑吾妻氏乃下令殺庶者與殺入罪同後為侵楚之方庶妻月黑奔吳宮之方馬志善軍營隨廣王曰又其王叔于執恩由折世之王愧感於日之庶王立廟

以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晉灼曰田

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然卒南面稱

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

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

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

力端反吳主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眾逆亂之萌

自其子興師古曰萌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

蓋防此矣朝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母為權首將受其

咎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史記及身之及作也與上處

右將監本杭本缺本及三劉宋祁諸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于古注之下

荆燕吳傳第五正文隸序政伯貳拾貳字

楚元王傳第六

班固

漢書三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頹師古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好書多

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

曰白生魯國奄里人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

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人也荀名沈為楚蘭

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

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

楚主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交

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

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由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

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縮常侍上

宋祁曰母字下有
也字

宋祁曰也字當刪

魯夫躬侍寄居
在亭張晏曰立亭
所古曰以流非也立亭

高帝元正月壬子
立七年為匈奴所
破棄國自降廢為
郅陽侯孝惠元年
蒙 齊悼惠王
肥高弟正月壬子
子立十三年蒙
楚元王文高弟年
六年正月丙午立

二十三年蒙師古曰楚元王弟弟居代王前者後封日先後為次也 董子按今此傳白及有代王而伯子不傳侯正高代先而楚封在後而表首出楚故師古云與此傳事異執計之將先封伯子不與故太上皇以楚言帝由是先封文手兩年先壬子後七日之表楚在前故楚白六年齊代不曰六年矣

中大夫時
劉奉世曰文帝時元
王子未嘗封爵至
景帝乃廢爾本
傳下文景帝即
位以親封元王寵
子五人為侯親爵

出入卧内傳言語諸内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
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
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交
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
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
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舞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冢婦
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
之嫂厭叔與客來賜為羹盡轅金服虔曰音勞轅轅也
為聲也轅音客以故去已而視金中有羹絲是怨嫂師古曰以勺轅蓋今
曰繇與 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
高祖曰其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
其子信為羹頡侯師古曰頡音曷言元王既至楚以穆

宋祁曰當作
頡羹
百年身世概
安國千古人
情美羨集
八集田特考字
彥實

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
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師古曰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
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
曾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
元王詩師古曰次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
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
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
邳侯郢客嗣是為東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
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
比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與景帝即位以親親
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

劉敬曰次之字行

字衍云生此皇子者
九福賜禮皆與
皇子同也

東坡戲言吳江
賢畫像三首云
浮生切勞食與賦
李唐高真婿也
仙不須更抗知機
早直為涉魚也
自賢至生限籍
傳翰字子名奇
王國祥為大司馬
東由福國封執
權翰因之秋風
乃思吳中菰菜
尊尊美鮑魚鮑曰
人生貴適志何能
焉官數千里以
要名爵乎遂命
子名衍而國敗人
知之極也

劉敬曰晉麻氏作
縉縉縉拘縛之也

宋初白確一作推本
政確字作雅字雅
相皆助聖者以雅
春而雅歌以相春也

太夫人休侯母也

侯晉灼曰沈音審王子執師古曰執為宛胸侯師古曰執調為棘

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啻酒師古曰啻元王

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及王戊

即位常設後志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以鐵束稱疾

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

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

師古曰下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

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怠也忘道之人胡可

與父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

師古曰區謂小也

生獨留王戊稍滂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姪師古曰姪削東海

薛郡乃與吳通謀一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

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

刑之名師古曰繫繫使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師古曰

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衣之赭衣使并曰雅春於

市晉灼曰高肱舉并正身而春之師古曰為木休侯使

又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不

與我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母二十

一年春景帝之二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

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

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

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

休侯富

宋初曰本云漸
本數作極

宋神校本五載本
作二年別本作三年

武帝一庚太子據

一史皇孫進一
皇曾孫病已早

宣帝

武帝一廣陵厲

王胥
廣陵廣陵厲
王胥

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子安王
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
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武
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緇反
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
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
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
張耳目師古曰言常伺也母後入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
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
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
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太夫

一本三十二年
之二作五

宋神本後疑
是石字

富太右言文帝
富太右言文帝

人與竇太后有親愆山東之寇師古曰愆創也求留京師詔許
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
共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以在京師供養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太夫人薨賜塋
師古曰塋塚地謂葬靈也師古曰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為界域塋音營
絕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
此皆類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
議每出宗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
室之上也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
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
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
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

帝春秋昭帝

伊尹賜
周公

父見在辟疆

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辟疆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丞相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疆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

宋神宗修當作備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昭帝初

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

殺青州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

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

足不辱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

經云知足不辱

趙素鶴也云
千里駒漢列傳
魏曹休晉傅咸
列曜符胡家
張敷梁萊朕
王規劉吉王
茂任勝奇在
仲孝 袁昂
北魏孝老伯
袁躍北奇馮翊
王潤崔昂元
文遂後周杜景

隋張軌成唐李高成王千里

武帝一蓋刺王且自殺
上官集一安一上官白皇孫
霍光也
昭帝 居世中 共養昭帝 攝政昭帝 威始即位

也蓋長公主孫譚燕德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德

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侍御史以為

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怨望也承指劾德誅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

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免為庶人屏居山田

乃以為受譚冤誅故云非謗認獄免為庶人屏居山田

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

復為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以定策賜爵關內

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

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

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

音幡幡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師古曰振舉救之賓客

辭使從輕也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師古曰振舉救之賓客

食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

陽城宋都昌城一作

敬請京兆平反一嘆
春十卷七下

前漢書卷六

卷六

父見在辟疆

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辟疆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丞相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疆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

宋和曰修當作倫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昭帝初

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

殺賈州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

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

足不辱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

經云知

趙素鶴物云
千里駒漢列傳
魏晉休晉傳咸
列曜符胡家
張敦梁漢朕
王規劉吉平
茂任勝齊女
仲多表昂
北魏李孝伯
袁躍北齊馮翊
王潤崔昂元
文遠後周杜景

隋張軌威唐李高咸王千里

武帝一遊刺王且自殺
上官桀一安一上官白
上官桀一安一上官白
上官桀一安一上官白
上官桀一安一上官白

也蓋長公主孫譚燕德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德

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侍御史以為

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承指劾德誅謗詔獄師古曰承

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免為庶人屏居山田

乃以為受譴免詐故云誹謗詔獄

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

復為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以定策賜爵關內

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

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

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

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

音慙瞞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師古曰振賓客

食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日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

陽城宋祁曰城一作

破詩京兆平反一嘆
春十卷七十四

劉澤前孝王
宋和曰修文
他官當作與他
上官白蓋主之
于上官白蓋主
霍光信

向存 匡姓名向音武其
及集卷十四卷

叔向 匡向音字子書
士卷

叔向 十卷 向音西反
晉向叔禮記檀弓上

卷始鄭氏注向音西
韻金去邑添初四字

匡武是切國名又姓
師多同類者本與

尚書同類蓋孔子所
刪百篇之外則向

所奏有七十一篇
其何仿佳

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如淳曰律鑄偽黃金棄市也德上書訟罪會

覺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

賜謚繆侯師古曰繆惡謚也以其妄訟子為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

正大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

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

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輦

御輦郎也既冠以行修飾擢為諫大夫師古曰諫大夫

力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

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師古曰子僑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

命也僑字或作矯或作喬皆音鉅驕反獻賦頌凡數十

鴻寶秘書

朱祁曰浙本注

文篇名字上片

書字

利宋字士之粹

諸子辯中有淮

南鴻烈解者

在于十四卷安估

首書得耳至劉

奉世曰按德待記

丞相府年三十餘始

元二年事也淮南

事元相六年是時

德甫教成傳誤

紀是年德文解

彊為充福大夫時

德待詔至相府

欲用之或言安之

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

師古曰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書言神僊使鬼物為

藏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

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

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

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

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

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

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會初立穀梁春秋徵

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

藏秘 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

書

金敬全碑孫

石顯侍幸傳

許宜亭許皇后

史於太子史良娣

石顯杜牧之作

李給事詩可

恰劉校尉曾詔

石中書

史於太子史良娣

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得去不法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余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正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官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舌間師古曰見於昂與卷舌之間也卷音俱免反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

許史

年恩侯許史漢法博望侯許史

許史

元帝

武帝

太子攝

史良娣

宣帝

三獨夫

望之周堪劉向

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也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前吾立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曰恨悔也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師古曰寬讀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

史良娣

宣帝

臣季布兒寬
董仲舒夏侯
勝

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
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
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師古曰與
謂改作憲
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
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
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
一二記師古曰此
音必難反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
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
移病出師古曰後病者後書言病也
一日言以病移出居官府後復視事天陰雨
雪師古曰兩
音于具反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師古曰
殆近也臣愚以
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
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

使外親上愛之事

置對 宋祁曰致本
置於廷文作
立其罪辭

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
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
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
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時中者毀離親
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
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
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白令詣獄
置對師古曰置對
者立為對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
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
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
曰幾
讀曰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

義也宋祁曰是文
句未据文執不
含有也字

二恩未報二恩者
向鑄金不驗其
罪赦之也其後
又使其外親上
麥事又赦其死
罪一也二恩也

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灾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
為國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邦廣五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倦

倦之義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邦廣五

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畝其音同耳倦倦忠
謹之意倦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弗失之矣況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又加以舊恩未報

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惟思也忠臣之

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豈謂引而臣

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

九官也凡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

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
皇見其容儀擊鐘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之和也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

也雜選眾賢罔不肅和師古曰雜選聚積崇推讓之風

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

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

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

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眾士皆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

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

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

曰此周頌禘太祖之雖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

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也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

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言四方皆以和

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音壁言四方皆以和

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

楚宋神曰楚漸
本作發麥之
宋神曰麥字上
當有大字陽夏
公按作堅初學
說引漢書云
來楚大麥之蓋
唐本與江南
同
一方宋神曰
文而當作西
末當作矣

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又曰飴我釐楚師古曰此思
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又曰飴我釐楚師古曰此思
與胎同也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楚音牟釐楚麥也
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
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禹王宣王生幽王之子厲詩人疾而
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
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
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
也言在位卿士歛歛然患其上訛訛然不供職各失臣
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
用所以為刺也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狂師古曰撓屈
而自屈也撓音紫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
音文教反

噉：宋神曰臣文起後事當刪經事

山谷易處宋神
曰谷一作川
莫德宋神曰臣
文降一作隆

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噉噉師古曰此
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踴勉從事也噉噉衆聲
也言己踴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諸
噉噉然也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師古曰薄迫也
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此已
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
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
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則臣侵君故甚惡之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
故令人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甚哀也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天變見
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
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
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諧作想

師古曰沸涌出也騰乘也豕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憤
魯也懲又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
壞陵谷易顛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可畏懼霜降失節
哀哉今人何為曾莫創又也音千感反霜降失節
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
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
急恒寒若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
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
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
為憂傷而衆庶之人共為偽言以是為非辨片賢雋禍
也甚大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師古曰賢人在
位云易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
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
王出奔彘彘晉地今晉州北永安縣是也幽王見殺
師古曰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
騶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
始即位也師古曰平王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

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而春秋為諱不言來
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師古曰
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
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繼卿繼卿非禮也
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
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
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
年文公三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
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
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日食三十六師古曰
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
八年三月己巳桓三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
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
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
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
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
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

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
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甲戌朔二十
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
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
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
三十也**地震五**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朔十六年五
月甲午凡五也**山陵崩**師古曰謂文十四年八
月甲午凡五也**彗星三見**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
夏梁山崩凡二也**隄**下類也音艾爾反**彗星三見**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
昭十七年冬十一月有星于大辰哀十
三年冬十一月有星于東方**夜常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師古曰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火災十四**師古曰桓十四
御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
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
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
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
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長狄入三國**師古曰謂
六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也

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
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
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葵如長**五石隕墜六鵲退**
狄鄭瞞之種鄭音搜瞞音未安反
飛多麋有蜚蜚鸚鵒來巢者皆一見師古曰謂僖十六
石于宋五六月六鵲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
八年秋有蜚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鸚鵒
來巢蜚短尾狐也鸚鵒水鳥也蜚音蟻也鸚音欲**晝冥晦**師
五歷反蜚音域蜚音扶味反鸚音勃鸚音欲**晝冥晦**師
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雨木冰**師古曰事在成十
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雨木冰**師古曰事在成十
俗呼爲閭樹雨音于具反**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
死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
不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
同未見義所出**八月殺殺**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
八月殺殺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
謂豆也**大雨電**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雨雪**
雷霆失序相乘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
辰大雨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

辛酉言說文午揚
五月陰氣午運陽
胃地而出此與失同
意徐曰人為陽一及
地一為陰氣也
午運陽也五月陽極
陰生作者正衝也
午亦象衝逆也
虛敬文之又辰名
之又一維一橫曰言
午摘言文核也
霍亮傳使者言
午屋分布之札批
內則男角女雞屋
午達曰雞雞度
尺而午令女智發
雷其頂上縱核各
一相通達之又利
他達年佳如信曰
猶難當之作偶也
庚癸偶敵也格松
觸之或有格提

冬大雨雪皆是也雷古雷字
也雲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
水旱饑錄蝻蝻蝻牛並起
如淳曰蝻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二十三年
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宣十一年秋大水二十二年
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宣十一年秋大水
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宣二十年秋大水宣二十一年
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歸生饑襄二十四年
冬大饑桓五年秋蝻僖十五年八月蝻十三年秋十五年
於宋八年冬蝻宣六年八月蝻十三年秋十五年秋蝻
襄七年八月蝻哀十二年八月蝻十三年秋十五年秋蝻
二月蝻隱五年九月蝻八年九月蝻十三年秋十五年秋蝻
是也蝻即螟也螟蟲之食苗心者也蝻音終螟音冥當
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師古曰謂厲公四年衛州
使賊弒公子于寯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
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宋鄭高渠彌弒昭公莊八年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四年傳
齊弒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其仲使圍人犛賊子般聞二
年其仲使卜齋懷公于武闡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
君頤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太子商臣弒其
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弒

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歸
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
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二十五年
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
年閻弒其君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
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太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
之十二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
正弒其君買二十七吳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
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立國五十二師
弒其君荼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三十六古師
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
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
滅鄧開元年晉滅耿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
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
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滅蔡二十三年
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滅蔡二十三年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莒九年取根牟
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
鄆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
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邾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成六年取
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我蠻氏十七
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

其後宋都曰漸李注
文伐作執

宋都曰當作女救及
音千交之字蓋章
之其被奉勅者
衆也集說文六卷
而官卷公軍司馬
合一人掌宮南闕
門凡吏民上章
四方貢獻及徵詣
公車者集說文六

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
十五年楚子滅胡八年宋公滅曹又邾滅須句楚滅
權晉滅焦揚楚滅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
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
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營
子庚與來奔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
之類是也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伐其郊師古曰
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音莫侯反鄭傷桓王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
也昭二十三年正月鄭傷桓王應劭曰王以諸侯伐鄭
經書晉人圍郊也鄭傷桓王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
古曰事在戎執其使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
桓五年秋戎執其使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立以歸
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
梁傳曰天子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應劭曰
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周景王
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
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更音工
衡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師古曰陵夷謂平替也解在
反

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
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
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師古曰
雜亂也渾音胡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師古曰
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師古曰
音汝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
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
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
尉以法治之揚擢上書遂幽北關北關公車所在朝臣
奸午膠矣乖刺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
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曷反更相讒愬
轉相是泚師古曰言各行反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
譽渾亂師古曰言各任
私情不得其實所以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
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
子也營謂回繞之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師古曰
曹輩也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

前漢書

一四

季孟素尊史桓
公之右相也適子莊
公為君廢子公子慶
文子叔牙公子季
友仲孫是廢之
右叔孫是叔牙之
右季孫是季友
之右其右子孫皆
以仲叔季為氏至
仲孫武後世改仲
曰孟庶長之德
孟子序首章
直解曰孟子乃魯
國公孫之族孟孫
武之後裔子孫
三桓者仲孫
叔孫季孫也三桓
皆出桓公之故曰三
桓也仲孫武後其氏稱孟武子也公皆素也

送進相毀師古曰送互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

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土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

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

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師古曰叔孫定公始皇賢季孟

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

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抑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

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一月一用賢未能三旬而

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

子之言探湯言其

論語一語三
月之集以徑

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倭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淳曰

相御史也師古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倭

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

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流言飛文譁

於民間師古曰譁謹言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師

曰此即抑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小人成群誠足愠也

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師古曰事見尚

反師古曰事見尚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師古曰事見尚

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

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古曰此乾卦

聖王正位臨取四方則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

賢人君子皆來見也

周原
秦書

拔茅茹以其彙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誅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南蠻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雜故孔子攝司寇七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思其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餘迹而察之

救今事二
宋和曰所本救
作如世世是

唐之所進以為法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師古曰揆度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言曰詖音彼義反杜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畢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研木之肺也師古曰肺附謂於帝室猶肺附於大材木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師古曰由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師古曰比音類無反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

前漢書六

十一

謀毀骨肉
私詔向劉更生與
第主周勃謀
抑新史二公侍中
毀難親戚之令
此謀毀骨肉者
指之

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寤潤無所取信時長
安令揚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
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曰斷斷忿嫉之意也興者
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
里亦不可也臣見眾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
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
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
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
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
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

治河東治

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
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
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姿
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
憤悃幅張晏曰悃誠也幅綴密也師古曰悃幅至誠也悃音口李反幅音不力反信有憂國
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
謂不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者眾臣見異師古曰異災異也
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曖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
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
出之後大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
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靡無也此固

厭廢

先帝 宣帝

兄弟七人
王鳳 王曼 王德
王崇 王高 王音
王根 王生 八人也
此王曼妻李氏故
七人也皆王由妻也
兄弟也

帝元舅
王鳳 元帝 王皇太后
弟 太后 王皇后

中五經成帝紀河
平三年 光福大夫
劉向校中秘書

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
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
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
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
仲 抅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也明也其徵堪詣行在所
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
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
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
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諸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
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擿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依
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師古曰興謂比也音許證反遂廢十餘年成

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以故九卿
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溉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數
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
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兄弟七人皆封為列
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
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師古曰言中所
於別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
應師古曰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
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
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
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

所及作者

營起昌陵
成紀永始元年

精又下情

裸至為古操反
裸豐步神

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
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
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
窮極事精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
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
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
寅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
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
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可居中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
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
美也敏疾也裸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
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裸豐之事是天命無常
歸求有德喟然歎曰師古曰喟然歎息兒音丘位反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
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

宋祁曰浙本注文同字下有此二字

劉敞曰惟有堯舜
之聖不化丹朱
子既言堯舜豈
而不言商約明脫
此二字 秦子

臨則宋祁曰水經
章邯曰高岸夾水
為例今斯原夾二
水也
釋之信則岸二通
側也

頭何以勸勉師古曰萌與吐同無知之兒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
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
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
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籍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
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
短以德為効師古曰効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
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側服虔曰
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側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
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應劭曰斲斬
也斲斲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
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紵衣之
也紵音張呂反斲音側畧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

堯舜
秦商約

釋之列本
片信

甚焉蓋廟門人備
梁而後及孔子流
所者自傷其不
能謹於封事
對致明地且言
之所不備蓋
敬謹之至多於
備之禮記二卷禮
篇

季子季札之禮
三美禮下
弟：上弟去志
齊初大計及順
又孝弟也
素之道孝弟而
已矣命若入則考
出則悌通作悌
或通作弟下弟
上志若苟待禮及兄弟之弟私禮季弟之弟也

此批秦本紀五卷
子政立是秦始也
嚴哀漢明帝
名在

人膏采和曰采
也作人豈專

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
之也師古曰事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
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秦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
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巨贖曰謂人
反而號曰師古曰號謂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
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
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故仲尼孝子而延陵
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
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
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為石秦相呂
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

其高可隱
禮記卷二

宋初曰漸
禮作禮

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
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皆大作丘
隴多其瘞藏師古曰瘞埋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
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
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李奇曰墳
於壙中以為離宮別館也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
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
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
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
是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又多
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
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項

此批秦本紀五卷
子政立是秦始也
嚴哀漢明帝
名在

嚴助嚴子陵
皆以避明帝
之諱蓋聖
後漢人

藉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牧者持

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搏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

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

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

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于澗也喻宣王之德如澗水源秩秩流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

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禮君子彼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

初陵言延陵
曹秦

女子之及曹嚴公莊公也即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

在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

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埋為高師古曰埋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墻墓積以萬數營

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

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臣甚惜焉師古曰惜謂不了言感於此事也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安焉也謀之賢知

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以說愚

惜句舍軫
自昏憂
庶子皆然
若亡而存

昌陵見紀
元年

宋初昌所本
注文發字上
有皆字

初陵延陵之邪
昌陵

趙成帝趙皇后
妹趙昭儀
衛立皇帝傳娘
好

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
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
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壘師古曰顧說愚夫之
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
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
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擣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
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
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恒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
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以息眾
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撫音義皆同其字從木
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賂俗彌奢淫而
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向以為王教

成陽侯昭趙昭儀
所謂趙昭儀

王氏王鳳末兄弟

三主宣元成

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
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無也嬖序次為
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
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
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
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寢甚師古曰寢漸也向雅奇陳湯
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
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系世蒙漢厚恩師古曰系
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
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孰誰也向遂上封事極諫
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

齊田崔
衛孫賓

其世世也

晉六卿智伯范武子中行文子韓魏趙柳文十四卷臣者對智伯文齊宣公卒子貸立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遂居公於海上太公居立為奇
劉敬曰今經文不見教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故書

姓字或曰平子
穰侯魏冉
穰陽君羊我

秦昭王史記列傳十九卷范雎傳穰侯侯為秦朝

三人者穰侯范雎

羊陽

閻梁望夫之禍

史記六卷秦本

紀三十一丁

趙吉與閻梁魏

殺二世立子嬰

史記列傳十九卷范

上書之秦昭王

之閻秦有太后

穰侯羊陽高

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未

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衛趙也齊有田崔

衛有孫賓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

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

其君剽師古曰衍音口旦反剽音匹照反解在五反李氏八佾舞於庭三家

者以雍徹師古曰徹音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

之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與管同

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

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

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

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

昭王
高陵君頌
穰陽君惲

世系圖詳于史記列傳十三卷穰侯傳

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孔子

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贊

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

矣故三桓之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子孫微矣

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反

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竊范

睚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

終有閻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

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死

不在渭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

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師古曰席

望夷之禍
劉秦昔師
但不知望夷
在也且何以知
望夷之名在
渭北邪二世
以涇為崇前
而欲祠涇則
宜在渭北矣
些夫高平也

太后宣太后

獻衍之辨
其君光劉秦
世曰孫林文
甯殖子儒
殺其君剽
乃甯善也
周大夫君氏
左傳昭二
年又昭廿六
年

後漢陽不同有
王之昭王同之
大權於是廢太
右逆權廢高慶
弟陽漢陽君於
園外

岳侯風音高板
拳心
大將軍王鳳

東宮王鳳名

猶因也言若人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
之坐於帝也
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
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
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
之左右相次若
也魚鱗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
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託也內為汗
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
道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師古曰東宮
太后所居也尚
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僚吏
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
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
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
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

梁趙呂產
呂福

世至見宋劉德信

兵神曰垂作第一
作密

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
親近而反逆也避諱
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霍右二家皆坐僭
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
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
也字或作牙謂若犬
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
王氏者也師古曰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
位權黨於朝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
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右寵之故處於盛
武安侯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
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石山名巨瓚曰冠山
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
曰冠石也師古曰仆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
事具在睡孟傳亦具在
睡孟傳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
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

看小宣帝
上官昭帝

辛昌侯年效
西高侯武
王夫人前頭
史皇孫前頭

東宮王白皇后
王太后
外內

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
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
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師古曰阜隸卑賤
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
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
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
而納信師古曰接引也謂升引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師
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反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
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
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

田氏
六卿晉

元延中成帝三
劉奉世曰母若丹
朱傲此高成舞
諸水奉成高

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
起於漢師古曰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
不蚤慮師古曰蚤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
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又
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天下幸甚書奏天
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
外且令出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
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
讀作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

前漢書六

二十七

成帝

昌邑 賀後封海昏
武帝子昌邑哀
王爵子賀
雉 雉 雉 雉
高宗 高宗 高宗
宗 宗 宗 宗
雄 雄 雄 雄
雄 雄 雄 雄

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
兩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
街也相薄而既也京房
所謂陰氣盛薄 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
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
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
地為天狗皆流星 久陰不雨者二十
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
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
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
也事並見尚
書高宗彤日及金 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
讀曰嚮 世所
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異銷大

拔木尚書
七美金勝
篇

揭 揭 揭 揭

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之
誅師古曰猥猥數奸之意也 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
提炎及紫宮師古曰炎
音弋瞻反 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
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
曰上
辭之 是以設卦指爻而後說義書曰倂來以圖孟康曰
倂使也
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 天文難以相曉臣
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 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師古曰間 上輒入之師古曰謂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
讀曰開
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
曰庇音必寐反 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
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

尚書七美

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及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丞卒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官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

六藝六經

字父前業父尚授五經了故今歆字

七書種別為一歆於皇總群書而卷其七書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有七藝五志

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質正也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師古曰湛讀曰沈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而友其人左丘明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實七十二人指其言成數也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

二人字和曰陸之二當作七

前漢書卷六

非問自含諫
自問自傷之
此心也

夫子沒執事
引世據
理軍旅宋初曰
理一作治

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師古曰間音居莫反然猶自
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
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
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
興師古曰迭五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
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
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
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
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遵豆之禮理軍旅之陳
師古曰邊豆禮食之器也以竹曰籩以木曰豆籩音邊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

絳周勃
灌灌要

在漢朝宋初曰
在漢朝不啻更
有漢家

與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
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
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
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
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
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
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
而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
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
而已師古曰謂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
秋先師師古曰前師古曰前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

春秋、尚書、六經

篇名、詔書、武帝元朝

五年、宋神宗、本離於

作離、合注、以作

已、卷王、量、子、勇

卷王、儉、心

天、漢、武、帝

三事、送、札、堂

左、氏、春、秋、心

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閱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絕以久不可得其及曾、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莧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

者之所惜，閱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師古曰：謂左氏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

聖上德、三、事

夫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也乃君
庶所為耳
言垂其大全身
不欲辭其始苟
守末是凡庸
又解也
仲尼有言禮失
而求野師言
言都邑失禮
則於外野求
之亦將有獲
藝文志序丁

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
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藝有廢遺者今則不然深閉
固距而不肯試張以不誦絕之師古曰張苟也苟不誦
習之而欲絕去此學
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
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
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
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師古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
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
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師古曰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論語十卷上

撰以不備
宋仲容
文當修苟
以已不誦習
先帝元帝
禮失求之於
野故世業
文章恨不
文園禮樂古
將訪石索
大小勝與建

三河謂河南河
內河東也七卷
田叔傳

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
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曰記今此數家
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
師古曰專執己所偏
見苟守殘缺之文也
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
學如道藝之真也
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
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
欲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
司空亦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欲
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欲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
所訕師古曰訕謗
也音所諫反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
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
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

三十三

太后王皇后名宋
日漸中作太皇太后

貞元宋帝
宋祁曰注文趣
字當作當字

劉氏劉向鴻範
五行傳論

七畧劉歆六藝
章句

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為右
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
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
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
云盤秀發兵捕不道
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故改名幾以趣也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後
事皆在莽傳命書四美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歆
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
劉向揚雄師古曰孫況
即荀卿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
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
豈近是乎師古曰近
音其勒反劉氏鴻範論發明太傳著天人之

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
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
根本深有意也鳴虞向言
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師古曰虞
讀曰呼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
興昭矣師古曰昭
然明白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師古曰
諫信也
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贊言向直諫多聞可謂益也與讀曰歆

楚元王傳第六

正文壹萬茶伯參拾伍字
注文玖行茶伯壹拾字

劉向見外戚王侯日盛上封事諫之今王侯一姓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
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之而孝宣皇帝即位今王侯先祖墳墓在湯南者其梓柱生枝
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可以色化之明也事孰不兩大王侯與劉氏亦
且不並立

劉向封事
王氏先祖墳

辛要有刺新字佳曰喪車之面作柳釋名喪車其蓋曰柳服處曰東郡謂度轍車為柳李奇曰大牛車為喪車也
禮記檀弓注牆柳衣之編引周禮縫人衣娶妻柳之材柳之上言聚諸飾所聚又池視重雷性柳家宮家以竹為此衣以
布懸銅魚或為善檀弓設善妻佳周禮善作柳亦作檀縫人佳故書作檀鄭司農讀為柳集韻又作輜僕
檀弓有虞氏夏棺夏衣冬棺周人棺置妻佳棺始不衣新也聖周或謂之上周聖者火之辟埃蓋治
土為執而四周於棺之坎也殷世始為棺檀周人又為飾棺蓋孫文多牆柳衣之柳者謂之諸解之所聚也此障柩稱
垣墻之障家故謂之牆妻如扇之收有畫為輔者有畫為敵者有畫雲氣者多為易之數隨貴賤之名陳澧集

季布藥布田叔傳第七

班固

漢書三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宋祁曰仗疑作披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說

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披同是以權力依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頽反項籍

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師項籍滅高祖購求

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師古曰舍匿隱也布匿濮陽周氏周

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迹謂能聽臣臣

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師古曰廼鬚鉗布衣褐師古曰

也褐毛布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

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穿也晉灼曰周禮說衣嬰柳

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

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穿所謂車弁與其家僮數十人

柳滿色所翳日將沒其色赤兼
有雜色故曰柳
廣柳車私柳本
柳並非
谷之佳俗作柳
厚約柳字注詳

一本下此字刪之
宋祁曰荆平字下
當有五字又漸本
忌字作亡

宋祁曰陸未為陸
也字

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
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
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
一曰職主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
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
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
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
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君何不從容為
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
上言之師古曰從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
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際上乃赦布
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以

宋祁曰漸本拜字
下有為字

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
嘗為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也太后怒召諸將
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
皆阿呂太后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
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
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狂也
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師古曰瘳傷也瘳音差也瘳音夷瘳音
丑留噲又面謾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
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
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師古曰難近應劭曰使酒難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至留邸一月師古曰留諸郡朝宿之舍

宋祁本云一本又
言字上有人字
或作字

劉故曰見罷稱言
見逐見臺耳也
引之也

宋神曰本名
字塔姑七卷
但當困丁飲美酒
令人毀譽以
東守

平紀顧山錢

劉故曰招權視作
方和招權視作
已也顧金錢者
志在金錢之顧於
命也

在京見罷師古曰既引見

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

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其賢故云欺也今臣

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

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

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布之官辯士曹立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

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李奇曰特權屬請人顧以金錢

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

說故得他人事實人趙談等李奇曰官與竇長君善服

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立生泚長者勿與通

及曹立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竇長君

曰李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

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布果大怒待曹立曹立

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

也傳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

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何足下距

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

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立揚之也布第季心氣蓋關

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

從爰綵匿長事爰綵師古曰綵爰盜字言第畜灌夫籍

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師古曰中中尉郵都不敢加少年

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諫自稱為當是時季心

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薛人名固師古曰此

宋神曰漸本佳文
也作之

前漢傳七

三

宋神曰數奉
族作同

宋祁曰漸字
之字有也

母弟為同母
異父之弟
為項羽將遂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

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戾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顧

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

是賢豈相戾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顧俱追

而高祖獨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

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藥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

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

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

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買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

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

烏首高花四半
法師古烏鳥懸著
於木上

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吏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

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

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師

曰若越亨之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

趨讀曰趨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

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

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當是之時彭

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陵下之會微彭王

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

萬世今帝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

宋祁曰封三字
孫可刪添亦字
帝徵兵於梁漸
本後今

前漢書上

之

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亭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
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
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
反時以功封為酈侯蘇林曰酈音輪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
皆為立社號曰藥公社布薨子貫嗣侯師古曰貫音奔孝武時
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

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鉅音老人之稱也為人廉直喜任俠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牛
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

宋本曰一本字

宋本云漸本注文
作材能不勝之
也

知孟舒於田叔得
魏尚於馮唐
封建論

牛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
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
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為宣平侯
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上說師古曰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
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
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
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
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
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入乎叔叩頭曰夫貫
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

宋本刪也字

宋神曰豈敢
我之下當有戰
字

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
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
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
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敢之哉師古曰歐與驅同言不歐之令戰也歐字從文文音普木反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
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
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
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叔曰上無其狀也
以梁事為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
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
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

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答怒之師古曰渠大也曰王
非汝王邪何敢自言王曾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
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
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曾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
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休曰
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曾
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為
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
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南河內河東也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
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

宋祁曰淫文詔集當作為是

發師古曰遣仁學閉城門乃言項羽氣掩人然季布在其下頭名於楚國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塞旗者

數矣鄧裒曰獲軍戰勝蹈履之李音曰攀我也孟康曰

是攀音篤今流俗書本改履謂

屢而加典字云身屢典軍非也

可謂壯士及至困危奴

膠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膠古戮字也奴膠

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

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榮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

繫謂感念局彼為其畫無狸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

小節繫音工代反

殺耳蘇林曰狸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揚雄

於晉說耳師古藥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

誠知所處如溥曰太史公曰非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藥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卷之六

前漢書卷之...

高五王傳第八

班固

漢書三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

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

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

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惣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

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

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

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

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鬻奴此

其例也豈以諸姬姓乎鄭說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高祖六

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

流移故使齊

宋初本有齊悼
惠王傳之題下
皆做世

齊言無字矣
有齊語二字

前漢書卷之...

言者還齊也師古曰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
欲其國大故多封之
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
音材太后怒廼令人酌兩卮鵠酒置前應劭曰鵠鳥黑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
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備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
問知其鵠廼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史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
曾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
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事
之所以自媚也呂太后喜而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遣

鳩殺詳六十七
上卷呂后外戚
傳
無子絕詳周昌

劉故曰重國當
屬上句宋祁曰
浙本無自字

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四年高祖崩師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

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亡

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

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竊饋之輒

捕論之趙主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

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

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棄國自

能明白之也

宋祁曰四字
枝添

朱祁曰仇音渠
尤及讎也

快中野兮蒼夫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于嗟
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言也悔不早棄趙國而
也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
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
趙主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
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
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
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
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
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
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
德內史王悍下云燒

趙王城守邯鄲
相距七月五卷
吳王濞傳宋都
將軍攻趙十月
而下之趙王自
殺私業此相
距七月十占
七不同不審又
傳末初吳王首
反五月起三月
破滅

殺德悍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遷侯
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
疑後人轉寫此傳發兵任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
誤脫去一建字也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鄒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
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藥布自破齊還
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
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
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
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
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

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

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

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

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

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碑音壁又讀曰關賢為菑川王邛為膠西

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

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郈侯呂台為呂王師古曰郈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

王帝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

三趙王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恭王恢

利故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耳下又云奇王自以兒子年少宜可

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

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

死于邯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

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

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

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諭也

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笑曰顧乃父知田耳顧念也謂高后也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章曰

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

疏師古曰穡稠也穡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穡音異非其種者鋤

而去之師古曰以并諸呂也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立酒

而後

師古曰辟酒而逃亡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疆師古曰為音于倫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詣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駙鈞郎中令祝牛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師古曰給誑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

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駙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牛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牛給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為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廼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牛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

私曰名廢少帝自立也

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讀曰嫡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凡為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擄制以今天

劉敬曰此語與羊諸於世義同

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橋音矯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師古曰諭謂曉告也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師古曰母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惡矣如虎者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

宋祁曰以臣之或
作以匡之今本
星也
人言魏勃面股
栗向小兒堪誇十
九卷三十一丁小兒
言灌嬰也

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
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將以誅呂氏事告齊王
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
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文人
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因退立股戰而
栗師古曰股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
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
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
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
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勃曰願見相君無
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

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
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
軍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
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
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
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
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與居俱立
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
王城陽凡立三十四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
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
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

宋祁曰蘇作十年
宋祁曰蘇作三
十六年

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
為城陽王師古曰俚音里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
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
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
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
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
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
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
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
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
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

宋祁曰新本絕
字下有世字

劉奉世曰吳王濞
傳前三膠西膠東
與菑川濟南共
圍臨菑後三膠西

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
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
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
師古曰適讀曰適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
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揚虛侯立濟北
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
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勃
侯立服虔曰勃音勅勃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白俱立立十
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
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
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

膠東菑川三國各引兵俾則世三國在濟南王也然初言三國共圍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

曰姓路為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讀曰促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大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藥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

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官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官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

宋祁曰漸本坐
死字上有新字

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師古曰風紀太后
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官者入事漢
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
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然
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
王定國傳云與其子昆弟姦坐死
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姦
姦也言定國姦其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
子女及其姦姦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
死不足嫁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寢淫聞於上
曰寢古浸字也寢淫猶言漸染也
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
因言諸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人眾殷
富鉅於長安鉅大也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

宋祁曰自及三楚
止麗依及十七字
景德本有他本

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
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曰幾今聞齊王與其姦亂
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
官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為
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敗齊
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
用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誅
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
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
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
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武帝為悼惠王家

大列宋以
宋祁曰此
本以作大

宋祁曰浙本坐
死字上有新字

宋祁曰浙本坐

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師古曰風讀曰調紀太后
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官者入事漢
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
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然尚麗也
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姦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姦姦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姦姦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子女及其姦姦終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寧淫猶言漸染也聞於上師古曰
因言諸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眾殷
富鉅於長安師古曰鉅大也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

宋祁曰自及是楚
止鉅依及十七字
景德本有他本
安

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聞齊王與其姦亂
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
官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為
更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敗齊
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誅
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
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
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
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類二反武帝為悼惠王家

園在齊廼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師曰園謂周繞之今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
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
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
婢姦如淳曰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豫或白晝使
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形體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子輒
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立呂反事下丞相御史奏
終古位諸侯王以今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
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步內反音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
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

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
孤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衆官如漢
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
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昔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
增益諸侯王也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
車

高五王傳第八

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已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貴於父母害母害者取其為人母害於行則可以為吏多父母害者蓋其射取之也也也夫乘以此稱焉字害廉其一節也故韓信又云吾行不得推擇為吏餘說太汎

蕭何曹參傳第九

班固

漢書三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

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言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

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言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

得之意者蘇晉兩說皆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

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

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高

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

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方畧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

同何廼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事第一師古

宋祁曰注也字當作之字

宋祁曰校本云漸
本距字下有塞
字

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
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
得不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
丞專督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師古曰走謂趣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臧
向之走音奏沛公具知天下院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
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
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
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
蜀廼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
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

宋祁校本云謝郭
去之字漸本之
字
宋祁曰乃字疑作
延

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
乎師古曰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自
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
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
外蜀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語古語
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號休美臣贊曰流俗
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贊說是
也天漢夫能誠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
是也師古曰信讀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
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
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王令
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
告師古曰填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

宋祁曰陸文河漢
當作天河

宋祁曰校本云漸
本說漢字下有
王字

前漢傳也

關中侍太子治檄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
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即不及奏輒
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計戶轉漕給軍
漢王數失軍遂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剽屬
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剽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即言
屬音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
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
士姓鮑而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
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
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漢五年已殺項羽
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

宋祁曰宗隱鄉女之鄭屬沛郡音嗟屬南陽音贊又巨瓊按此書第何國在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嗟

盛允封為鄴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
解在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
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
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
也猶反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
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麋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
解繼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
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比目不為蹤字
自有逐蹤之狗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
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
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後皆莫敢
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

宋祁校本云謝
郭本云知獵狗
手曰知之七字
坡七美道達射
獵子送指松元
奔蹤跡尚可尋
室何何足據考
謝李至相吾將
及立園十二
私人故狗指示
數如也

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獲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捷

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

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

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

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

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

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糧見在之糧蕭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

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

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

宋祁校本云漸本
作鄂千秋

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

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廼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

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

第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

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陳送比皆三百備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

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友關中呂后用何計誅

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

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

弔師古曰召平讀曰邵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

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

將軍 劉宋 將軍

上所撰數問君東
說蕭何傳作所
為私謂上所以
數問君者之義
也
宋祁曰此疑有者
字

相國通利民史記
蕭何傳臣常隱
曰謂相國取人
田宅以為己利
故云乃利人也
所以令相國自
謝之
私業利民者
反謬也

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
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願君讓封勿受

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師古曰說其秋黥布

反上自將軍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

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

盡也盡所有糧食客又說何曰君滅疾不久矣夫君位

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

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字與致上

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

資以自汗上心必安師古曰貫賒也於是其從其計上

乃大說師古曰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

宋氏校本云
曰本作上自
將軍漸本
將軍字

宋氏校本云
注文急一作
連

上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
今相國廼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

為民請曰長安地陘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

毋收彙為獸食師古曰彙未稗也言恣人田之不收上

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

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

也前問曰相國胡大衆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

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

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故

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

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廷數

劉氏曰每
收彙每為
為獸食也

宋本云漸本
民作人

宋本云載本作相
國為民請吾苑
未許
宋祁曰漸本云
親字

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
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
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
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憚師古曰憚
悅也感備
射之言故慙
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
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
外自休息相國為民請吾苑
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
念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
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
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
宅必居窮辟處師古曰辟讀
曰僻僻隱也為家不治垣墻師古曰曰
垣墻也

劉宋為民請
苑吾不許

冷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
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廼封何夫人同為鄼
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
也今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
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
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
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曰為治也
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
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
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
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
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
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

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鄴戶二千封建世為鄴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繇，長喜為鄴侯。蘇林曰：繇音人，足擊楚之繇，長喜名也。師古曰：喜為此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

如曰：中涓如中謂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內主知潔清洒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

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

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湯東取狐父

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東下薛，擊泗水守軍，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

祁善置

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世，師古曰：狐父，置若今。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

戚及亢父

師古曰：亢父音抗。甫，音抗。甫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

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

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

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

是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

屬碭郡。師古曰：為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

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

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

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

遷為執珪

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從西

攻陽武下

轅轅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日尸

取宛虜

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薊降封為

夜擊其北軍

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

漢王漢王封參

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

三秦攻下辨

故道師古曰武雍繫蘇林曰右扶風擊章

平軍於好時

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襄擊三秦

軍壤東及高

櫟破之師古曰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

擊趙賁內史

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

守景陵二十三

日孟康曰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

大破之賜食邑

於寧秦蘇林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

丘以中尉從漢

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師

東擊龍且項

化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東取

碭蕭彭城擊項

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

王武反於外黃

程處反於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

反往擊盡破之

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

於昆陽追至葉

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

因至滎陽參自

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

還至滎陽

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

關中月餘魏王

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

涉

師古曰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

武彊

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

羽嬰

師古曰羽嬰

項王

敗

左丞相

入屯兵

魏將孫

涉

宋神曰浙本假字下有左字

前漢書九

宋神曰浙本受
遂字下有軍
字

遼東張

蘇林曰東張屬河東
師古曰遼古速字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

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

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

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鄒東蘇林曰鄒大原縣也師古
曰說讀曰陰鄒音一尸反

又音乙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

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鄒城

中戚公出走追斬之廼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

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

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濼陰平原菟廬師古曰五縣名
也時未有濟北

軍於上假密文類曰或
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

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
首庶反濼音宅合反菟與菟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

曰亞將
次將也

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

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
為相君守者韓信立為齊王

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

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

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

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

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豨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

十二萬與高祖會擊豨布軍大破之南至蕪還定竹邑

相蕭留師古曰
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

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蹠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如

曰蹠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
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孝惠元年除諸侯相

宋祁曰浙本注文作猶言家也

唐文粹二十一崔祐甫所撰張休

遺愛碑頌序

云謀於衆曰昔

曹參去齊以獄市為寄以為擾於獄者輕重於人之命煩於市者耗人之生苟鞭笞折楊云無度侵牟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

綾印至毒倉生也豈致理哉於是乎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衰

宋祁曰浙本注文

年師古曰三字

劉奉世曰此時師古

意料之尔

出卷九卷客來欲潤說觸至不取言

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
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
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人人殊參未知所
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蓋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
使入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
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
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
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
請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行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
屬其後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
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

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
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寬久且為亂素人極刑而天下
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
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
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關功多而至何且死所推
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

師古曰舉皆也言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
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
斥去之師古曰斥師古曰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

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
酒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飲音於禁反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為常相舍後

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師古曰呼音火從吏患之無

如何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廼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

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

府中無事參子密為中大夫師古曰密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

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廼謂密曰女

歸試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乃汝也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

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

告女也密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間為

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讓責也曰與密胡

其所猶言自參怒而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師古曰趣天

密宋劉作
任教信在密

畫一史記陸言
法明直若畫一
也

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其密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

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

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

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參為相國二年薨謚曰懿

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

齊也一言整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師古

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

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

猶乘密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

宋神宗漸本
觀參字下
有能字

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

隨也刀筆自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漢興

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

初興故以日月為喻耳何以信謹守管籥師古曰籥與

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

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

名位冠群臣聲施後世師古曰冠謂君其首為一代之宗臣師古

為後世之所尊仲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蕭何曹參傳卷第九

佛教大學新藏

